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句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初看很让人费解,难道在生死选择上,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人生只有一次,穷也好富也好,苦也好甜也好,悲也好喜也好,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富人潇洒地活,穷人挣扎着活,病人苟延残喘,垂死的人咽不下最后一口气,都是因为留恋这个世界,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显然不是莎翁想要的答案。

在浴血奋战的年代,无数共产党人在生死面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他们中间,有的是在战场上冲向死亡的,有的是忍受了鞭打、火烧、电击、刀剐等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后死去的。那些酷刑不要说施加于身,只要看看刑具,想想受刑时的情形,就足以让人魂飞魄散;而他们却以超人的意志,去忍受折磨,直到死亡。

商都钟鼓

# 生死与追求

高玉成

这样看来,生命固然无比珍贵,但是,当有什么东西超越了生死,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时候,死亡就变得不足畏惧了。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就是他们认为可以超越生死的东西。当年的那些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迎接枪林弹雨,忍受在身上钉铁钉、插竹签等酷刑,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这种理想信念焕发出的巨大的意志力,使他们超越了生死,支撑着他们忍受任何痛苦,经受任何考验,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战火硝烟已经离我们渐去渐远了,酷刑伤痛也慢慢成为久远的回忆了。在和平建设年代,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生死,即便是理想信念,也无需出生入死去追求了。倒是生命被最大程度地尊重之后,一些需要经受困难、承当风险的事情,也被人们尽可能躲避了。人们更乐意在安逸中享受生活,在物欲中寻求满足。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极端膨胀,公平正义不断被挑战,道德良知不断被践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似乎又成为社会现实的写照。只有遇到马克思所说的,为了获取百分之百利润、百分之三百利润的时候,一些人才会变得“英勇无畏”,去冒死追求。

话也许说得有点重了。但一想到那些为理想受尽折磨,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就觉得只要还有辜负他们期望的地方,就怎么说都不过分。“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先烈们的那“一次”,“在黑暗的年代”,“为了光明的未来”(蒋竹笳烈士遗书语)牺牲掉了;我们这“一次”,难道不该在“光明的未来”里,更多地缅怀他们“在黑暗的年代”中的英勇事迹吗?毕竟,我们是他们的传人,只要我们还承认这一点,还认同他们的奋斗方向,我们就有必要在先烈们的旗帜下,认真想一想,这路到底该怎么走,这人到底该怎么做!

新书架

# 《只谈风月》

刘文莉

人生不过食色性也。关于情爱、婚姻的一切话题,《只谈风月》全都收罗!

虽然这本书的定位,大概是给男性同胞看的书,但是女人也很值得一看。在书里你可以看到,男人是从什么视角来看待女人的。

此书信息量很大,而且主持人和各位嘉宾探讨的观点也够实诚。其实观点算不上有多独到,毕竟形式是家长里短地唠嗑,但好在说得直白,直入主题,还带放射性扩散,集结的话题也都很好,都是社会上的热点。一本书看下来,大概能让一些女生恍悟,大多数男人过瘾。

什么是真淑女,什么是真性感;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面具男。也许你会有新一番体会。何况这本书也不仅仅讨论性,更讨论了爱。也许这二者是很难分割来谈的,至少对女人来说是这样。

阅汉堂陶俑

# 汉陶鸡

张健莹

汉陶中的鸡有各种各样的,有公鸡有母鸡自不必说,造型方法也各不相同,就说身上的羽毛,有的用线条表示,有的甚至还要做出羽毛的根部。看这几只鸡,公鸡扎着翅膀鸣叫,骄傲的不可一世;母鸡低眉顺眼安卧,本本分分下蛋。

汉代是把鸡当做祥禽瑞兽的,因为“鸡候夜,不失更,信也。”意思是鸡守夜,到天亮打鸣,很守时,很讲信用。汉代做生意的商人初次见面要送上一只鸡,表示互相期许守时而动。汉代还说鸡有五德,头戴冠,显文雅;腿脚能跑,显矫健;面前有敌人敢斗,很勇敢;吃食的时候,公鸡会呼唤母鸡,挺仁义;加上守时讲信用,一只鸡尚有如此美德,还能不算祥禽?鸡们吃害虫,母鸡能下蛋,鸡肉可做佳肴,鸡和人关系紧密,难免受到关切。

而如今,鸡都是机械化的饲养了,它长成什么样子能否奔跑能否御敌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统一的喂养,也不用公鸡绅士一样呼朋唤友照顾母鸡了;至于打鸣守时,更毫无用武之地了,一部手机一台闹钟比鸡管用得多。城里居民小区每每贴出告示,不准养鸡,是怕鸡们随地大小便,坏了市容,也是怕鸡黎明即起引吭高歌,搅了美梦。

鸡就剩下一个使命了,就是被人使用,不管是鸡肉还是鸡蛋。

倘使现时的鸡碰上了汉代的鸡,会互相惊讶吧: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汉代的鸡会羡慕现今鸡们的享受,不受觅食之累;现今鸡们会眼馋汉代鸡的自由,享尽生活百味。

散文

# 辣子和洋芋

第广龙

陇东一带,问人要啥,不给,会说,给你个辣子。所谓给个辣子,并不是真的有个辣子要给,实际上只是这么一说。不给就说不给,为什么要说给个辣子呢?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拿别的东西说事,比如说茄子,说萝卜,我还理解,拿辣子说事,我不理解。

陇东人吃饭,离不开辣子。在陇东人的饮食里,辣子的要紧程度,不亚于盐,不亚于醋。有了这几样调味品,陇东人才能吃饭。平日吃菜少,靠辣子提神呢。有了辣子,没有别的菜下口,心里也是知足的。吃面,调油泼辣子,这个是位居头一样的。就是给辣子面里滚进去热油,辣味还有,只是不那么重了,吃起来不是很辣,还焕发出独特的香味。油泼辣子装在瓷盒里,始终摆放在饭桌上,随时取用。调了辣子,不论汤面还是干面,颜色也好看。只要有辣子,吃饭能吃下去,一大碗,又一大碗,吃得头上冒汗,吃得舒服。吃蒸馍,也吃辣子,凉拌的,炒熟的,还有腌制的,辣得直吸溜,还吃。吃蒸馍还喜欢做的一道菜,叫辣子水水,就是把青辣子剁碎,要多倒进去醋,调一盘子,拿刚出锅的热蒸馍,蘸着吃。吃完了,把盘子端起,把剩下的仰脖子喝光,这样吃,刺激,过瘾。有一句话,人吃辣子为辣的了,羊吃酸枣为扎的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陇东的旱地,能生长特别辣的辣子。每年秋天,人们都会大量购买。辣子多串成长串,最长的长过三米。回去自己晾晒,晒的干透的,用磨槽磨成辣面子,储备下。晒去一定水分的,装进缸里,撒盐,腌制起来,能吃到来年。长庆桥的辣子有名,叫线线辣子,细长,略弯曲,红得热烈。应季的集市上,一条街面,一路走过去,一片又一片红,全是买卖线线辣子的。

可是,俗语里头,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句呢?给你个辣子!而且,人听了都知道意思,知道对方的态度,知道是啥都不愿意给。而且,没有人说,行,给我个辣子。这也挺奇怪的。

但是,同样拿蔬菜打比方,如果说谁时,说这人是个大洋芋,那可是好话,是夸人的,是说这个人不一般,有身份,是个成就人。为什么洋芋就能这样形容人呢?这个,我也琢磨过。洋芋在土里头,是隐藏着的,是看不见的,挖洋芋时,挖出来的洋芋,多数中等,也有小个的,要是一铁锨下去,一翻,出来一个大洋芋,是很让人惊喜的。大洋芋自然比小洋芋要珍贵。大洋芋难得,都是大洋芋,还不把人美死。所以,说谁大洋芋,谁也是难得而珍贵的。不过,同样的,说谁是个大洋芋,谁心里高兴着,嘴上却不会说,说,我就是个大洋芋。而且,这话常常是在人背后说,背着人,才说,这人是个大洋芋。不像要东西不给,说给个辣子,常常是当人面前说。洋芋前头一定得加个大字:大洋芋。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起这个称呼的。这个称呼,不能随便用。洋芋是好东西,既是菜,也能当饭,切片,切丝,切条,都随意,直接煮一锅,丢进火堆里烧,也可口。大洋芋一个就能炒一盘菜,一个就能让人吃个半饱。陇东人吃饭,也是顿顿洋芋,吃不烦。从小到大,多少人靠洋芋活命。用大洋芋服气人,就像说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一样。

陇东人离不开辣子,也离不开洋芋。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点,要啥给人不给,说给个辣子,有一个原因,就是,辣子再好,吃的时候,必须就着饭吃。就着面条,就着蒸馍都行。辣子不能单独吃。单独吃,肠胃受不了。如果你吃着蒸馍串门,在别人家菜地的辣子秧上揪一个辣子就着吃,主人不说啥,但是,你拿一个辣子,到别人家,说吃辣子呢,没有蒸馍,给上个蒸馍,这话,自己都张不开口,没有这么来事的。所以,给谁说给个辣子,等于没给,你还得自己找饭,拿着辣子,只能干瞪眼。说给个辣子,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看起来给了,实际上呢,叫人作难。我想是这样的意思。而且,有的人说的更绝,说给你个辣子把把!那等于给了个纯粹没用处的,给了个要扔掉的。

就这两句话,没见谁颠倒了说。在表达不给的意思时,说给你个洋芋。在夸赞一个人出众时,说这个人是个大辣子。没有人这么说。在现实中,辣子和洋芋各有指称,赋予了一种延伸的意义,辣子是一个意思,洋芋是一个意思,而且,人们都认可,都遵守,不会乱。有时,也说给你个大辣子,意思还是不给,意思这辣子更辣,更让有企图的人落空。那时,陇东人普遍见识短,说大辣子,说的还是辣子里头长的大的,总归还是辣。那时,陇东人还不知道,大辣子还指称另一个品种,又名菜椒,吃起来不但不辣,还有点发甜。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说给你个大辣子了。大辣子单独吃,是能吃下去的。假如那时引进了泰椒,人们又吃过,说不定会说给你个泰椒,对方烈火攻心的记忆被唤醒,那效果更具体,语言的作用也一定更明显。

陕西黑河森林公园 彭力 摄影

序跋选萃

# 烂漫的声音

## ——《倾听桃花》跋

王小朋

未识克红兄之前,先读过他的诗。

那本诗集至今仍然安静地踞于我的书架之上,浅浅淡淡素面朝天的装帧淹没于各式各样色彩华丽的书本里,显得有着少许的落寞,可“五弦琴音”那几个字总是很别致地时时跳脱出来,令我情不自禁地怀想起那些魏晋风流的名士们,想起在林间溪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康。翻开书页,一节节清丽温婉的诗章从墨香中流淌出来,宛若嵇康指尖弦底叮咚洒落的音符,在空谷中四散飘荡余音袅袅,听得人怦然心动。我一度疑心克红兄是一个极年轻的人,至少年纪应该与我相仿,否则怎会写出这样年轻的诗来?细腻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巧妙地融汇其中,令人读来不忍释卷。

见面之后,方知克红兄也算得上我的前辈了,于是平添了几分敬重,虽曾多次谋面,交流却并不深入,熟识他完全是机缘巧合。某年夏天新安县组织了一次笔会,邀请省市一些作家在龙潭峡黛眉山等地游了游,我与克红兄恰被安排在同一房间。是夜,我俩轮流大作鼾声,各睡半宿,清晨醒来,忍俊不禁,不由多说了很多话,彼此之间距离立刻近了很多,才发现竟然如此投缘。自那以后,来往更多了。

克红兄为人洒脱,倒真是有几分魏晋之风,让我仰慕得很。他重义气,喜交友,常因朋友的事奔波,而乐此不疲。“朋友交往,讲的就是一个感情。”克红兄常常对我讲起这句话,其实,他何止对朋友如此,对亲人,对师长,亦是如此。王恩宇老师辞世以后,克红兄悲痛万分,常因未能及时写出怀念文章而自责,恩宇老师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送了一篇文章到我那里,嘱我无论如何要择版面发表。克红兄的文字功夫自不必说,恩宇老师作为洛阳籍的著名作家,在我们这个植根于洛阳的刊物上发表一下追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克红兄说得如此郑重,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发表一篇文章而已,他要表达的,是那份对师生之情的珍视。正是这些,才使得他在洛阳文学圈里,有了很好的口碑。去年洛阳市作家协会换届选举,他以高票当选副主席,个人魅力可见一斑。

出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的文章多些,尤其是本地作家,常常往我那里送稿,有时为了发表,不免还要说些好话。克红兄却很少到编辑部送稿,往往需要约稿几次,他的稿件才姗姗而来,倒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他自己说的好,一是实在没有时间精力,二是兄弟在这儿,咱也要避嫌,免得说咱是人情稿。我听了,也暗自钦佩这位老兄的为人。这部集子里的同名散文《倾听桃花》,倒是首发在《牡丹》上的,我是署名责任编辑,因为洛阳搞一个“诗意河洛——百名作家写洛阳”的征文活动,于是约了他的稿子“以壮声威”,这次他很爽快,“宣扬洛阳的事,咱要热心参与”,很快就将洋洋洒洒的几篇散文送了过来,其中居首的,就是这篇《倾听桃花》。更为可喜可贺的是,他写的这组《洛阳风韵》的散文,在诗意河洛全国文学大奖赛中荣获了一等奖。

《倾听桃花》,这个别致的题目,本身就有诗一样的风味。桃花的形和色,是必须借助视觉才可以感知得到的,而他偏偏把这些诉诸于听觉,似乎听到的不仅仅是花开的声音,还有伴随桃花开落的一切风物。“洛阳城东桃李花”,洛阳自古就是花的城市,更是诗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滋养出克红兄这样的作家,催生出《倾听桃花》这样的作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街上弥漫着湿润清新的空气,清冽过后,温暖悄悄来临,春天已经触手可及,梅花已然开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再次“倾听桃花”了……

尽管用心良苦,这个策略还是失败了,部落们不想也无法控制极端主义分子。一些估算显示,重新进入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数量增加了4倍。

一段时间以后,巴基斯坦政府从贝-布托遇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巴基斯坦军队重回部落地区进行战斗——不仅针对基地组织,也对抗塔利班和其他的极端主义分子。可是由于巴基斯坦专注于解决内部政治危机,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被耽搁了。塔利班和其他极端主义分子抓住这一机会,加快了在阿富汗的行动节奏。他们频繁制造暴力,煽动阿富汗人转而对抗政府和我们这些盟国。我们必须找到夺回主动权的办法。

2008年中,我厌倦了阅读关于巴基斯坦极端主义避难所的情报。我回想起2006年在阿富汗同特种部队的一次会谈。

“你们需要的东西都齐全吗?”我问。

一位海豹队员举手:“不,长官。”

我不明白他们到底缺什么。

“总统先生,”他说,“我们需要进入巴基斯坦的许可,进去干掉那些坏蛋。”

我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必须做点儿什么。但在这方面,穆沙拉夫的判断比较准确。我们的军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他们就像点燃火药桶一样,制造了许多国际新闻。一份巴基斯坦报纸的头条写着,“美国大兵侵犯巴基斯坦主权”。伊斯兰堡众怒爆发,两院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容忍自己的主权被侵犯。

我寻找其余进入部落地区的途径。一种无人驾驶飞机“捕食者”能够进行视频监控并发射激光制导炸弹。我授权情报部门加大对极端主义者的压力。我们行动的不少细节仍是机密,不过当我下令,传媒界开始报道更多“捕食者”发动的进攻。基地组织的第四号人物哈立德·阿勒-哈比比被击毙。还有一些负责宣传、招募人员、管理宗教事务,策划向外国发起进攻的基地组织头目也被击毙。我收到的最后一份报告称,基地组织在边境地区“四面楚歌,内外交困”。

2008年12月,我来到阿富汗做告别之旅。早上5点,“空军一号”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降落,此时正是黎明之前。“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也要告诉所有为我们国家尽心尽力的人,”我向机库中的士兵们说,“感谢你们做出这高尚的选择、服务和保护你们的同胞。你们在阿富汗所做的一切都极为重要。这些行为不但勇敢,而且无私,就像美国军人们曾在诺曼底、硫磺岛和朝鲜半岛所做的一样。你们这一代军人,和之前那些伟大的军人们一样,你们每天的所做的努力,都将成为历史,一代代传颂下去。”

我同士兵们握手,之后登上黑鹰直升机飞往喀布尔。阿富汗是一个身临其境才能了解的地方。广阔而崎岖的山脉,粗糙而裸露的地面,阿富汗荒芜又令人望而生畏。有时我会觉得,怎能有人在这个地方躲上7年还不被我们抓到?当我看到阿富汗的地形后,这就很容易想明白了。

靠近喀布尔时,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我意识到这是烧焦轮胎的味道——这就是阿富汗可怜的冬季御寒措施。回家之后我咳嗽了一个星期,这也能提醒人们,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我们降落在总统府,卡尔扎伊总统穿戴着他标志性的长袍和帽子,大步走来迎接我。他向我介绍自己的内阁部长们,把我引入一个大客厅喝茶。和往常一样,他精力充沛。给我看他小儿子也是他的独生子米尔维斯的照片时,他显得既高兴又骄傲。他谈到自己增加阿富汗农业产量和鼓励发展电信之类事业的计划。会面过后,他送我到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我们握手拥抱道别。毫无疑问,他曾经做出过错误的决定。尽管所有力量都在反对他,他依然没有丧失带领阿富汗走向美好明天的信心。他努力给阿富汗人民带来希望,而这是多年来阿富汗人民从未拥有过的。因此,他将永远享有我的感激和尊敬。

我也清楚,我有很多尚未完成的事业。我极度渴望将本·拉登绳之以法,而我们没抓到他的事实是我的遗憾之一。这绝对不是因为缺乏努力。7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搜捕力度。尽管我们没找到基地组织一号人物,我们还是迫使他改变了四处流窜、对外沟通和策划阴谋的方式。由此,我们也粉碎了“9·11”事件之后他最大的梦想:看到美国再次遭受袭击。

我依然坚信,阿富汗事务是值得我们付出的。幸运的是,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2009年春天,奥巴马总统直面批评者,向阿富汗部署更多军队,并做出最新承诺,将开展平叛行动,同时敦促巴基斯坦加强对抗部落地区极端主义分子。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重新攫取阿富汗政权的最终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等待美国放弃阿富汗。允许极端主义者重掌政权,会让妇女们退回从属地位,让女孩们被学校驱逐,过去9年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乌有。我们的安全也会无法得到保证。冷战之后,美国放弃了阿富汗,引发了混乱、内战和塔利班上台、基地组织避难所出现,最后是噩梦一般的“9·11”事件。忘记这个教训会是个致命的错误。

(完)

中信出版社出版

22

连载

鹦鹉感动地说:“那是因为您帮助我拥有了整个天空,拥有了嵩山的太阳。我自由,我快乐,我感恩,我敬爱的父亲!”跋陀听了,又急问道房:“葵花称呼我什么?”道房说:“她叫你父亲,敬爱的父亲呀!”老跋陀热泪滂沱,用双手托起鹦鹉说:“真的,我已把你视同我的女儿了,葵花,我也真的没有任何亲人了!”鹦鹉说:“父亲接收女弟子吗?女儿要随父修行。”跋陀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动,断然说:“不可,修行实在太苦了,只能容纳少数人。让葵花跟嵩山所有的鸟儿一样,在自由的绿荫里,在共同享有的阳光下,在不会漏过一个角落的清风中,享受没有清规戒律的世俗生活吧,记着,自由而公正的世俗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陡转。跋陀脚下的盘山道上,传来喊话的声音。青竹寺主葛禄把碗口粗的竹筒套在嘴上喊叫:“天竺国的大头陀听着,我寺僧人已将盘山路拦腰截断,你们已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纵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徒弟,也不是我竹林寺二十名‘打坡僧’的对手。你想平安下山,就必须缴出你的木棉袈裟和浑铁禅杖,并立下字据,作为你重伤我寺五名僧人的赔偿。如你胆敢不从,本寺主就以逸待劳,冷眼观望,先饿你三天再作定夺!”

跋陀和弟子听了,都大为震惊,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话才好。鹦鹉飞到空中望见,葛禄喊话后,已暗遣打手攀爬断崖,偷袭过来。跋陀仍手执画笔,说:“稠,你且守住路口,待我补完了这几笔再作道理。”葵花正焦虑不已,忽有一阵山风吹来,哗啦一声,卷起未完的画稿飘摇远去。跋陀跌脚叹道:“哎呀,我的嵩山飞了!”

忽地,山谷中传来喜鹊喳喳乱叫的声音,乌压压云雾一般的一大群喜鹊从深谷里飞上天空,左盘右旋、呼呼生风。葵花鹦鹉从跋陀的肩上冲天而起,搅进喜鹊群中,振翅鸣叫不已。一只小喜鹊与她紧紧相随,寸步不离。

跋陀和弟子正仰天观望喜鹊,又有一大群猴子从绝壁上攀缘而来。为首的公猴直奔跋陀身边,拱手而拜。跋陀看见它的左耳朵残缺了半边,就喊了一声:“猴娃!”猴娃高兴而淘气地一跳,把一个野果塞到跋陀手中,“吱吱”地说了什么,急率猴群离去。

瞬间,天上的喜鹊和悬崖上的猴群都看不见了。不多时,数百只喜鹊已遮天蔽日地飞临恶僧们的头顶,突然停止了鸣叫,只有扇动翅膀的声音如掠过长空的大风。在大风的上边,又传出葵花鹦鹉嘹亮的鸣叫,喜鹊们立即从恶僧们的头顶俯冲下来,开始了波浪式的集团冲锋。霎时间,山道、绝壁上传来一片惨叫,恶僧们的脑袋上已经被啄、被抓得鲜血淋漓,一个个抱头撅臀,无处藏身。喜鹊的轮番攻击还没有结束,数十只猴子又从深涧里跳跃而上,有的抓头挠脸,有的扒裤抓裆,盘山道上又是一片惊叫。葛禄刚刚头顶着铁锅躲过了喜鹊来自天上的攻击,却冷不防被一群猴子扒下了裤子,被猴王和它的御林军边追边打,逼得他绕着山道乱跑。寺主葛禄和他的打手们被喜鹊和猴子紧追不放,顾头顾不了屁股地向山下逃窜。

天空中再次传来葵花鹦鹉的鸣叫,上百只喜鹊又在空中结队,在跋陀头顶盘旋翻飞;猴王也率领猴群从悬崖边上列队走过,与天上的喜鹊一起,接受了跋陀的检阅。当喜鹊与猴群又倏而消失在绝壁下边的时候,只留下葵花鹦鹉和她的小喜鹊在跋陀的头顶鸣叫,还有猴王和它的贴身卫士与稠和道房一起,簇拥着跋陀下山。

稠却由于在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搏斗中来不及表现自己的神勇而气恼不已。到了清除路障的时候,他才得以小试膂力。葛禄率领二十名恶僧用铁橇杠撬到道路中央的卧牛石,稠赤手空拳就将其掀翻了几个跟头,轰隆隆滚下了深涧,被封死的盘山路又成了通途。据说,此后三十二年,即北魏孝昌二年,稠又得到一次表现其神勇、而且被后人载入《续高僧传》的机会,说稠在怀州西王屋山修法,望见两只老虎相斗,虎啸声震动山野,稠就当了老虎的和平大使,将跋陀遗赠给他的禅杖插在两只老虎中间,老虎便乖乖地各自散去。

磨盘山之役也留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跋陀被山风卷走的画稿下落不明。捡到过这幅画稿的山民说,画儿上的嵩山主峰太室山,像是一头正在爬起来的大老犍,勾着头、蹬着蹄,浑身都在用力。他猛地甩了一鞭,大老犍就蹬着蹄子站起来,“哞”的一声吼叫,从画上蹿出来,奔回嵩山去了。因此有人说,这是跋陀作画时投入心力过大,摄走了嵩山的魂魄,嵩山唯恐魂魄受损,就“哞”的一声,把魂魄收回去了。跋陀听了大惊,“啊呀,嵩山恕我!多亏我用的是天然、温润的植物颜料,要不,还不知会给您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17